

兰园记

细雨如绳。细雨别有刀刷之力，又如绳索绊在脚踝间，步步垂危。亦如进霍山地界，山势回环，地势起落，花花草草灌木从林均带枯黄的霜色。转眼我快五十岁了，五十年走得快，满脸霜色。人也是要经霜的，才有冲天花阵好颜色。

霜色之前是春色。春色骄人，行前在读张岱《西湖寻梦》，西湖春色如秦楼，如苏公堤，如六一泉，如醉白楼，白乐天的傲啸湖山，大有风流古色。但都是梦。张岱寻梦，梦醒已荡为冷烟之色。我在寻园，只有匆匆行色。

冬日的兰园并无兰花。数百平方的保温塑料棚下，几千棵兰草一排排立于铁架子上，披针形叶条，显得甚是纤细纤弱。伸手摸去，一片悬空的冰凉。园内以春兰和夏兰为主，宋梅、万字、老十圆、汪字均有。辗转门口，竟有寒兰数株，几个小盆子里，各自立起一枝兰花，清浅消瘦，消瘦伊人，若入夜山野月光来邀约，应是兰园寻梦。

今年却忆去年春，同在本兰园下醉。

日照玉楼花似锦，楼上醉和春色寝。

唐人欧阳炯的诗词，多带富贵冷灰。这是春天的兰花：绿杨风送小莺声。兰园院内无莺啼，泼天的是冬日寒风嘶吼。

步行往上，一阶阶青瓦，一块块方石。下有一沟渠水，悠悠不息，清澈可照人。

再往上，是敞阔的四合院，黑瓦白墙，黑白分明，黑白中精神力陡增几分。

再往上，有半山幽竹。大约这枝叶滞重，风摇来，簌簌里藏冰雪音，万籁有声。

仰视后山如大棉袄，宽厚地抱住人间，其姿势不拘成法，自抒胸臆。山色自有母爱情怀，谦卑，因极度简陋而倍感温柔。一时间兰香缭乱，直入鼻端和胸腔里，不知今日何日，也不知斯世何世。

晴气

晴气如大道，晴气长精神。

晴气和淑气一脉相依，是昼和夜的南窗北窗，是人家天井上漏出的晨昏明晦。不过这两月晴气过分，空气里一捏似乎都是满把尘粉。从宣城到黄山脚下的屯溪，一路响晴，黄山晴，屯溪晴，街边行道树晴，晴和晴暖晴爽晴美，美看得多了，竟是目中美。君子爱美，对美是目不斜视的，对美女则是要用目斜视的暧昧。

呈坎古村是老美女，迟暮

得偏要妖娆出旧式姿态。呈坎是迟暮之美，一幢幢徽派老建筑呈现凋零之美，它保留下来的时空隧道，更具世事盛衰之沧冷。中午的晒场上，赶晴的异乡美女缤纷，如柳绿花红，晒秋的玉米棒、红辣椒，因招徕游客不知道挂了很久，颜色渐褪。冬日的呈坎连水光荷色都瘦了枯了，似老美女的美被逼回了老境。

突然就下了雨。是一场绵绵的细雨，雨滴洒在身上如婴儿小手。好久没见雨了，我欣喜雨中下午的呈坎开始带出一丝晨色，生命初萌的晨色。在雨落下的前一刻，五脏六腑都和村前的永兴湖一样张开。天地四合，亭台轩榭古桥池塘合一，似乎我就是鱼的前身或后世。呈坎是个八卦形村落，按《易经》解呈为阳，坎为阴，体现二气统一，天人合一。在呈坎村几次路遇老年村妇，用杀鱼前的亢奋之姿盯着我，毛遂自荐做导游。她们估计我是一尾来自小地方、落单或散游的鱼，苍发黑脸，容易上钩。她们的老态和全国各地村民的老并无不同，一丝丝被旅游催熟的狡黠也无二致。呈坎果真八卦，转来转去，我还是在呈坎，还是在牛腿、房梁、猪粪、青苔、散乱的石雕木雕砖雕、陈腐的颓墙砖石、祠堂和雨水之间，神经病似的游来游去。

雨中的呈坎总体是阴森之美。忽然感到阴森是美的大杀器。青砖瓦色，高楼深宅，确实美到静如止水，但我总感觉阴森阴寂，似千里之外总有一双男人的眼睛，日夜盯视女人，无处不在。这是整个老徽州的色调，这是整个老徽商的色调。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。

村里人家的天井寂寂，正中放着一口大缸，落下的雨水叮当。雨水叮当恍如铜钱叮当。明清时代徽商盛行，商人都希望发财，这个缸里盛的是天落的财水。

徽商在外奔波，徽州的女人都守在家里听财水叮当，叮当了多少年。叮当声中青丝沉落，白发无数。

晴气和淑气是一男一女结伴，在春花秋月里慢行。

晴气和淑气是乾卦坤卦彼此照和，阳阴一体。

晴气少了，淑气或许退化成了阴气，阴森之气。

村中有贞靖罗东舒先生祠，四进四院，石雕、雀替、梁头、斗拱无一不至精绝，被誉为“江南第一祠”。董其昌手书的“彝伦攸叙”巨型匾额，四字写得雍容大度，庄重圆融，端正内敛。伦，伦理，礼制，似在褒扬罗东舒是守仁礼纲常的楷模，似在暗示老徽州



月光城 散文

黄亚明

晴气

女人。

黑白徽州。黑是女人眉间一点痣，砚中一滴墨。白是宣笺千里一卷无字书，亭中一朵梅花雪。

往东走，绕弯子也要往东走。走着走着，似走出了迷茫，走出了呈坎。恰好天放晴，天地晴气响亮清明。肉身阴郁，还是要晴气补一补精气神。

雪赋

昨夜下了一夜雪，一夜白雪，雪花如朵。我觉得“朵”字最相宜，似星星落下来了，一朵朵星星。下雪使我产生了发甜的幻觉。我想在雪中走下去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街道仿佛是河面，河水白了，每一片波纹都有月光的幽深，每一位穿羽绒服的女人，她的明亮来自巷道背面的暗黑，白得像白雪的白，黑得像水墨的黑，忧伤而安静到了不可言说。

昨夜梦里老家黄泥坡村下了一夜雪，一夜白雪，大如锅盖。我觉得锅盖最相宜，粗粝的冬夜仿佛民间土灶，煮雪就是煮星星，煮玉米棒，煮黑狗黄狗花狗白狗灰狗一整夜的叫声。隐没的北斗多像神的勺子啊。在雪中我不知道灵魂去何地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麦垛和稻垛被白雪覆盖，被锅盖压住，压不住了它就跑到屋顶，想继续压住青瓦和鸟鸣。

雪地里，往往是一把干草牵着一头不紧不慢的羊。

麦地里，往往是一截土路领回一场纷纷扬扬的雪。

清晨我醒来，树木醒来，万物醒来。窗外有山，有水，我对着窗子让另一个我喝闲茶，让杯子里沉淀了一个新嫩的绿国。窗外沉淀了一个古老的雪国。

一定有一个洗冬白菜的粗糙女人，在村子里弯腰提水。她屁股很大。

薄雾上岸。老朋友们，刚才我听到了祖父劈柴迟钝的回音。炊烟德而不孤，世间万物爱你如父母。

梅花语

六点多，晨曦带了丝丝红云白云和红白之间的天蓝，似乎要敲碎掉落下来，绵柔而又寂冷。左首一座静立的小山，右首一座静立的小山，黄草止不住的黄，修竹止不住的长，半冷的风一层层掀开山的肌肤，露出特别精瘦的筋脉。一座静立的小山。一座小山。小山。前前，后后，一座座，小山连绵。就是这些四围壁合的小山，将喜鹊蛋似的小镇孵起。那些山也比我高不了几

尺，我像个人间的傻子站在九楼，在等牛奶一样的白云邮差送来一封古老的信，在等邮绿的永久牌自行车铃声把清晨装进一封回信。

晨起我听见了几声雀叫，也许是公雀也许是母雀，好像是从周遭平缓起伏的小山流出的天籁，神出鬼没似的。然后我看见满山的栗树，枝桠线条沧桑，如晚唐黑白笔意。树顶上或挑一些黄叶，或枝条纵横干脆。一个灰色喜鹊窝安居在枝桠间。可能不是喜鹊窝，可能是上天给鸟儿安排的一个树型楼房。

有人在楼下小花园里散步，男男女女，女女男男。一个女孩走到了一棵梅树前，梅花开了，红红的梅花开了几朵。

第一朵开的时候我没看见。或许是昨夜悄悄绽开。昨夜我洗了温泉，温泉如乳，窝在温泉里犹若大地的怀抱。是天悦湾的温泉，泉声叮咚，梅语沙沙。

我站在清晨的九楼，因为草木收敛而内心辽阔。

敬亭绿雪

敬亭绿雪是一味茶。一味苦茶瘦茶，味到苦，身影清癯，是山水之苦之枯。茶叶朵朵，绿雪在沉浮的杯里，李白在往古的风中，徐徐飘落，若在宛陵湖畔所见的荻花纷飞。荻是白雪皑皑，茶是绿雪盎然。

敬亭绿雪是一座山。谢朓的山，李白的山，杜牧的山，沈括的山，文天祥的山。山鸡的山，石涛画里的山。松涛以及松下问童子的山。一群穿蓝校服研学的学生的山。有人总是迫不及待在登山。

有人山顶坐，有人在下山。我登敬亭山，只登到一半，未见李白和影子，转身下山。

李白的山，无人会，登临意。会是会心会意回忆悔意。如今相看两不厌，唯有满地松针。“啪”的一声，松果坠落，空山更空了。

谢朓的山，海拔324米的山。明发新林浦，空吟谢朓诗的山。昨梦见惠连，朝吟谢公诗的山。我吟谢朓诗上语，朔风飒飒吹飞雨的山。这些都是李白在喊山。喊山。喊山。

人烟寒橘柚，秋色老梧桐。行吟值渔父，坐隐对樵人。李白走后，杜牧的柴刀搁在了谢朓楼。

众鸟高飞尽，你们且登山。孤云独去闲，不如喝茶去。

喝的是敬亭绿雪，看的是一大片云。白云。正午的云。峭岩上古藤缀拂，风吹过，似乎又扯下了漫天晚霞，与远处静如练的水阳江缓缓围合，双手合十。